

潘树广

自选集

赞《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苏州大学文献研究室主任、教授 潘树广

中华书局和巴蜀书社影印出版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简称《集成》)后,又配套出版广西大学林仲湘等新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这部索引设计巧妙,细密周详,不仅为检索文献宝库《集成》提供了莫大方便,也为古籍索引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康熙、雍正年间编成的《集成》是我国现存图书中规模最大的的一部。它选辑了我国上古至清初以前的重要文献资料,共1万卷,约1.6亿字,依类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内容广泛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科技、人物、民俗等各个方面,是(名闻

C52
26139

P1

阅 览

潘树广

自选集

潘树广◎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树广自选集/潘树广著,一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81130-321-6

I. ①潘… II. ①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0097 号

潘树广自选集

著 者/潘树广

责任编辑/芮月英 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33

字 数/7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321-6

定 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由《学林漫笔》忆潘树广教授^①

(代序)

徐雁

2004年8月中旬从安徽大学图书馆讲学回家,发现新到的《苏州杂志》第四期上有一篇潘树广教授弟子朱琴硕士的回忆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便赶紧翻开来读了。这一读便激起了我对潘老师的深刻回忆。

我是在潘师人生才华最茂然的时节与他结识的,从此看着他一本本地出书,心目中的印象也愈来愈鲜明。他对于我走向第一个工作岗位以后的处世和为学,产生过重要的初始影响和引导作用,有的早已经化入我日常的行为甚至思维习惯之中了。

我常常想,一个拥有人人敬重的“教授”称号的知识分子,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大概在著书立说的自我建树之外,就是泽被来者的言传身教了。如今潘师因病去世已经两周年,我因未曾参加他的追悼会,心目中保存着的,依然是昔年那风度翩翩一潘郎的动人形象。尤其是两年来,每当在书橱里见到潘师曾经那么郑重地题赠给我的那些著作,如《书海求知》正、续编^②等,我总是产生一种如晤如对的感觉。这是因为当年在位于十梓街东头的苏州大学老校园,在他曾经一住16年的六宅头宿舍里,我们之间有过那么一两次令人神往的深谈。

适才裁开“毛边本”的他的学术随笔文集《学林漫笔》“自序”,感到这可能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其中开篇就有应我当初的特别提示而写下的一个回忆段落:

《学林漫笔》选录我1979年以来所写随笔杂文80余篇,其中将近一

^① 2005年夏作于金陵江淮雁斋,初刊于《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3期,后收录于徐雁文集《藏书与读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② 潘树广:《书海求知》正编,知识出版社,1984年;潘树广:《书海求知》续编,知识出版社,1987年。

半是在苏州大学“六宅头”写的,其余是迁居到苏大东区以后写的。

说起“六宅头”,那是东吴大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建造的六户教师住宅,位于校部南端小河畔,绿色围绕,小径通幽。我对六宅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曾在那里住过16年,是我一家三口最早落脚之处,也是我科研起步之地……我1961年毕业分配至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任教,在单身教工宿舍住了11年。1972年,妻子将要分娩,我申请到六宅头5号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没有厨房,就在楼梯底下放个炉子烧饭……当时妻子在常熟教书,来苏州生下女儿,产假满后就抱着女儿去常熟上班……直到1976年下半年,妻子调来苏州,一家三口才团聚,像个家的样子。

六宅头宿舍负载着一位大学教师曾经的离合和悲欢,也见证了一个学人的成长和长成。而我在此十余平方米小屋中见到主人时,却已是在他入住此地至少十四五年之后,那时潘师在科研上的步子已经愈走愈大,是一位名与望日增的中年学者了。

话说1982年冬,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刚读三年级的时候,开设“中文工具书检索”课程的朱天俊老师有一天在课堂上向大家推荐了潘师编著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百例》。这是一册由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在1981年印行的只在专业系统内部发行的书,因此我在先睹为快的心理驱使下,驰函索求。不久就得了潘师于次年元月题赠给我的第一本书。

原来,潘师在苏州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过程中,发现亟须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科研能力,于是开设了“文献检索”课程,本书就是为此编撰的一部检索案例集。每个案例分为课题、分析、检索和“附记”四个部分,末者主要给读者提示目标检索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对参考工具书的编制、体例、版本所作的“补充说明”。关于本书,他后来回忆道:

1979年我被评为讲师时,已是40岁的人了。六宅头与图书馆相邻,为我争分夺秒提供了有利条件。我最早的几本书,如《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百例》、《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古籍索引概论》等,都是在此地写的。当需要查对资料时,跨几步就到图书馆,雨天不用带伞。家人见我夜以继日写书,既关心支持,又不忍心。记得写《检索百例》时,常工作至深夜。女儿10岁,已朦胧懂得“百例”是个什么概念,半夜醒来,见我未睡,总是问:“爸爸,还有几例啦?”她盼我尽快写满“百例”,可早点睡觉。

当年“工作至深夜”的所在,应该就是那间位于六宅头一楼的十余平方米的小屋,所以其女潘欣才有此一问。当我见到该书目次上之“例九 查藏书家”,看到其中有“今人王謩又有《续补藏书纪事诗》,记清末以来藏书家120余人”两句时,

便向潘师开口借观此书。他的慷慨，促成了中国藏书史研究上的一件大功德——我和妻子谭华军后来编辑整理了《续补藏书纪事诗传》，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潘师收到我寄赠的样书后，随即撰写了题为《藏书史研究的新成果》的书评，发表在香港《大公报》1989年4月17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上。那时候我和妻子大学本科毕业才四年，他在书评中已经用了“青年学者”的指称，评价该书为“学术文化史之要籍”。凡此当然都鼓舞了我当年进一步深入从事学术研究、把人生价值观定位于做一个“学者”的决心。书缘文情，也就愈结愈深了。

潘师是一个乐于助人的长者。他随后又以此为缘，把我一并推荐给了当年主持编辑《大公报》“读书与出版”专刊的马国权先生。马先生见到我写去的推介王余光学长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的首篇文章后，不仅很快予以刊出，而且还热情地复函邀约续写，这就开启了我书评写作的一个投稿新园地，而当年每篇比内地要高出四五倍的稿费，确实在我们家庭低薪时期救过不少次“急”。对于潘、马两位先生提携奖掖的仁人胸怀，我一直是心怀感激的。

二

记得1983年10月，潘师从苏州大学到北京大学，出席教育部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专题研讨会。其间，他通过朱天俊老师捎信，约我前往校内的勺园宾馆会面。

我见他西装革履，神采奕奕，显得很洋气，与我们北大老师们的质朴派头迥然不同。后来熟识后得知，他是广东新会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那可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时尚的都市，领东亚风气之先的“东方明珠”之城。他先后在上海和广东各地陆续交替着完成了小学、中学学业，因此，生活习性上不免受到商家富户的风染。至于他为人上的精细而周密，社交上的善于周旋和辞令，以及灵机发挥等优长，我觉得可能都与这一家庭背景和他的成长历程有关。

但潘师的“派头”和“风采”，终于破坏了一位长期在北京工作、与其年龄相近的我的一位大学长的“心理平衡”。1987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吴枫教授承办的一次会议晚宴上，他居然在席间看着春风满面的潘老师，以及伴随着他的那番儒雅风趣的谈吐和欢声笑语的交际，不怀好意地约我前往他那一桌“敬酒”，目标是“轮番灌醉他”！他的提议自然在我这里碰了“软钉子”。这位同我交情不错的老学长，并不知道我和潘师另有一番“谊在师友之间”的斯文交情。

我由此联想到，潘师于着装考究、于饮食讲究，尤其是日常生活上的精致化，以及他端正的形貌、出众的才学，可能是其在人际关系中多得妒忌性潜敌的原因。而活泼好动的天性、多才富艺的能力，又完全可能驱使阅历未曾到位的青年时期的他（所谓“少不更事”），在“文化大革命”这种上有“伟大领袖”号召、下有“群众运动”

响应的社会浪潮中迷失于一时。

不过潘师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班训练,不仅勤读有字之书,而且善阅无字之书,因此在人生遭遇教训以后,足以反省而自救。中年以后,潘师推生活经验及于自己的教学科研,终将生活与学问实现了统一,也就是说,让上述优点在作为一个教师和学者的领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当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开始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跨入中国文献学领域,日渐成为我们专业范畴里的偏师领军人物。而我与他的结缘也正以此。

潘师于1957年夏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年考上大学的特别不容易。因为不知为什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高校新生录取计划中数量最少的一年。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活,对于知识青年来说是一个气氛特别怪异的时段。潘师后来在《南师忆旧》中回忆说,与校园里由林荫道、绿草坪、老房子,尤其是“右馆左房”(即图书馆的书香和音乐系琴房的钢琴声)所共同营造的宁静祥和气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浓烈火药味:

1957年秋,大学里的“反右”已接近尾声,但“批斗会”仍经常召开,“反右”大字报和大幅标语随处可见。校系领导安排新生到“批斗会”现场旁听,被批斗者大部分是高年级的学生。我们这些刚从中学来的大学生,望着被批斗得脸色苍白的大哥大姐,心情有几分紧张,也有几分迷惘。这可以说是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堂政治课,大部分新生第一次领教了政治斗争的威慑力……

南师中文系的学风以严谨、求实著称,治学讲究从根本上做起,力戒空疏之论。这种学风的形成,源于老师(如系主任孙望、唐圭璋、徐复、段熙仲、吴调公、赵国璋等先生——引者注)的言传身教……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们的学习都非常踏实。虽然那时政治运动多,动不动就搞批判,但我们内心深处对老师是相当尊重的。上课认真记笔记,课后还要对笔记。

除了“认真记笔记”,潘师在《漫步在文献丛林》一文中还回忆说:

我到吴调公先生家里,阅读他的学术卡片,求教做卡片的方法。看到有用的资料,或有什么心得体会,随时记在卡片上,过一段时间就分类整理,插入自己糊的卡片盒内,其乐无穷。尽管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但对其他学科也不放松,参加了语言学、外国文学科研小组,又向赵国璋先生学习文献学知识,深感这是治学的津梁,获益良多。

由此看来,不管客观环境如何,一颗主观能动的求知求学之心的大小,绝对决

定着未来事业成就的高低。

三

大概是1986年9月,我第一次在苏州大学校园内的六宅头宿舍拜访了潘师。

记得潘师当时已是副教授,不久就要带“文学文献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了。由于有了时断时续的多年通信,又有两年前北大的一面缘,一回固已不生,两回就更熟悉了,因此相叙甚欢。我向他当面致了多年来积累的谢意,他也早已备好当年用“侨汇券”才能买到的上海牡丹牌香烟来招待。

他开朗坦诚、体贴细致的为人之风十分有感染力。因此,他成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结识的一位令我心仪悦服的师长。而潘师自己心仪的,则是他从来不曾见过的朱自清先生等现代文学名家。

读书怡人,文为心声。

潘师在《读书随记》中开篇安排的就是《文品与人品》一文,这是他在某年元旦前夕为一家杂志所写的“新春寄语”。其中说道:“我爱读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文情并茂、细腻清新,还因为从中感受到正直而崇高的人格魅力。朱先生的文品和人品是完美统一的,正如他的学生余冠英所说,和朱先生相处得愈久,他的品格高洁之处就发现得愈多;对他的文章也要细读,多读。”此外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品和人品完美结合的作家还有很多。他指出:

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叶圣陶的温厚严谨,巴金的敢讲真话,冰心的赤诚之爱……他们风格各异,又都是文如其人,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都是语言大师,在写作上一丝不苟,这与他们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

青少年学生首先应读哪些书呢?我认为首先要读那些文品和人品完美结合的作家写的书。读这些书,不仅可以学到许多写作方法,提高写作能力,还可以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好的文章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有了高尚的精神境界,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文章。追求文品与人品的完善,理应是我們终生奋斗的目标。这就是我对青年朋友们的“新春寄语”。

在文章中他是这样教导别人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努力追求着这样做的,唯其知行合一,方显其难能可贵。何以见得?请看朱琴在题为《花开时节——忆潘树广先生》的文章中的回忆。

她说:“初识先生,其实是从另外一位老师的口中,当时我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次,教中国文学史课的涂小马老师(潘先生指导的首届‘文学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之一)在课堂上偶然说起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他议论说,现今大学里

有些老师不能为人师表,常任意驱使学生,有的甚至于侵占学生的劳动成果;而在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潘树广先生之人品、师表则令人尊敬。”

因此一年之后,当她准备报考本校硕士研究生,在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潘先生及其设立的“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方向——

潘先生当时是苏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为数不多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文学文献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在学术界很有名望。他给我们几个授业的第一节课主题是:学问与人品。他说人品是立身之道、立业之本;真正的大学者应是人品与学问兼备,而不是舍弃人品独取学问的。

“治学与做人要一致。”翻开我五年前的听课笔记,这些话就记在第一页上……从潘老师身上,我所领略的不只是一个老师对学生学业的关心,先生对于我们每个学生生活上的关怀,决不比学业上的少。我第一次习惯跟一个师长说说心里话,说说自己,说说家庭。古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语,在那些年里,我慢慢品出其中滋味。一直以来,潘先生都要求我们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自问两者皆不突出而有幸忝列门生,故心里常感到不安。

当朱琴同学研学时,应该已是潘门硕士生之第四届,由于师生辈分的客观关系,她自然只会把潘师的话当作一个老师的人生经验和课堂教导。而我却因偶然的机遇,在六宅头潘家的沙发上同潘师有过一次深入而广泛的交谈,从而知道了他的若干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再综合旁人有关他的街谈巷议,因此已不难将之解读为言者自己的人生教训和成长心得。

朱琴同学还说:“我们几个硕士(生)的毕业论文,早在一入学,潘先生就根据每个人的个性、爱好给定好论题了,像这种导师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趣味拟定论题的方法,在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是绝无仅有的,我想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因材施教’吧!”

而她在研学过程中印象极其深刻的,是带着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文稿到医院里送审,结果遭到严厉批评的那一次:

我把文稿交给先生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我静坐一旁候着,渐渐发现先生脸色不对,果然他就很生气地说:“这种文章根本不像我的学生写的;如果你拿去投稿的话,人家编辑都不要看内容,就把你毙掉了。你看你各级标题不一,有引论没有结论,大段引文与正文不分,最基本的排版格式通通不对,编辑学的课有没有上过,书有没有看过?”

半晌,先生从口袋中掏出笔,开始在我的文稿上圈圈画画,又帮我理清一些思路,提了一些他个人的意见。此后,我写文章对于格式就特别讲究,甚至于现学现卖,对舍友们的大作常常指手画脚。

对于潘师的疾言厉色,如今我作为一名也带着十几位弟子在专业学途上走着
的硕士生导师,已特别能予以同情和理解:他自己既然是那么一个各方面自我要求
尽可能完美的人,必然对于自己的弟子也有着同等的“潜要求”;更何况他在病中,
个人健康所带来的焦虑自不必言,而原本来自圈内的教书育人的压力他并未能够
忘却。正如一贯注重仪表仪容的他,绝不能容忍自己光着因“化疗”而秃了的头,
出现在他门下弟子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那样。

集好强争胜、严于律己和追求完美于一体的性格,也许让潘师的内心世界特别
累,精神负担也特别重,因此表现于外的,也就是对自己的苛刻度、对他人的完美度
要求也就特别的高。遗憾的是,当日在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做着浮躁工作的我,
阅历浅薄,少年不识他人愁滋味,因此从来只看到他一丝不苟的体面,却未能略窥
他百不容一失的那颗疲惫之心。

四

潘师在为人和为学上的风格,就我的观察思考,大致已如上述。需特别指出
的是,除了讲究“文品与人品”外,“将勤补拙”其实是他一贯的为学信条。他在《漫
步在文献丛林》中说:

我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没有条件像许多学者那样自幼受家庭藏书的
沾溉。在治学道路上给我以深刻影响的,是学校、书店和图书馆。我也
不是那种自幼聪颖的人。儿时,母亲常说我“将勤补拙”。知子莫如母,
“将勤补拙”确是我的真实写照。小时候是这样,中年以后仍是这样。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除了教古代文学之外,还从事文献学的教学
与研究。我之所以选定文献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是因为读大学时
已爱上这一学科,二是把它作为自己打好基础的途径,三是通过它向学生
传授治学的方法。

潘师在知识天地之中,从来都保持着洞视八极、博采众长的姿态,他决无故步
自封、闭关保守之时。这也可能同他的南粤血统和商家背景有关。在大学教授中,
他可能是最早熟练运用计算机作为自己作文治学的先进工具的人之一。积极进取
的求知态度,让他在学术创新方面多得先机。

在跨入21世纪之前,潘老师积其20年的文献学教学和科研的心得,开始思考
和探索起两大学术问题:一是文献工作者如何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起
来,相辅相成;二是如何融会“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打通知识壁垒和划疆
而治的固有局面,建设统一的大文献学学科的问题。他坚信,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

文献——“知识与信息的载体”，因此，“两者的根本任务、研究内容、研究手段与方法都存在着质的共通性”。

“时代呼唤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交融！”他在其领衔的《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的前言中这样呼吁。而本书也正是他联络黄镇伟、涂小马两位中青年学者，对于这一理论构思的实践尝试和著述成果。

五

适才找出一份我偶然夹存在他给我的赠书《古典文学文献检索》（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中的资料，是一位笔名叫“小河”的写的一篇“人物专访”：《文献丛林中的探索者——记苏州大学文献研究室主任潘树广》，发表在《情报资料工作》1988 年第 6 期上。小标题依次有：“文科文献检索的开拓者”、“人是有点精神的”、“成功之路”、“不断追求，永远进取”、“我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和“艺术沙龙的常客”。作者通过采访披露出来的教学和治学细节，足以深化我们对他的认识：

在 1977 年的高校，很少有人同时开两门课，潘树广却同时开出“古典文学”和“文献检索”两门课，等于为自己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对此他心甘情愿。

在他的书桌上，贴着一排排小纸条和表格，上面记满了他的近期、远期工作，教学、科研、读书计划。“今天事今天毕”，是他的座右铭。某个计划必须在哪一天完成，不容更改，不完成就不睡觉。因此，“开夜车”是他的家常便饭，有时直开到旭日临窗。以致当他的第一本书《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刚脱稿，他就病倒了。为此贤惠的妻子不得不对他下了禁令：深夜 12 点一定要熄灯！他执行了几天，依旧是“夜车”照开不误！

……1985 年以前，他全家只有一间房子，十分拥挤，他不得不与当中学教师的妻子和上小学的女儿合用一个写字台，晚上他总要等他们备完课、做完作业后，才把他的书摊开，伏案工作。他的前三本奠基之作，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

那么，我们高等学府的办学氛围，以至这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又有多少成分是在扶持和鼓励如潘树广教授这般乐于向善、肯于求进的学人的呢？别的不说，仅据我所知，当他在医院治疗时，心里还在为高额的医药费用开支发着愁呢！

得缘还需惜福，知恩当图报答。

当我几乎在第一时间被镇伟兄长长途电话告知，潘师日前被查出不治之症的坏消息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该为他做件实实在在的，对于他的学术生命有所裨补的事。那么，出一部不必他费多少时用多少力的书，用那稿费来补助他一点治疗和营

养的费用，便成为我当时能够想到的最佳报答方案了。

恰逢雷雨和我主编的《六朝松随笔文库》即将启动，于是我力排众议，约请潘老师在积极治疗之余，亲自编辑他历年来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的文艺随笔和学术文章，编为一集。其实当时我并不知这书将编成什么样子。幸亏他是个精细人、用心人，且是一个精通编辑学的人，没多久就编出了一个框架和眉目来了，这就是他亲自选编并精心安排了八九十幅插图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他在专著和教材以外问世的唯一文集——《学林漫笔》。当他安排好所购样书的一系列赠送对象，并看到包括我的首届硕士研究生朱敏同学所写的书评后，于次年8月初谢世。

《学林漫笔》（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全书24万字。他自己在序中解题道：

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学问与人生”，又分两组，一组是对古今人物生平、著作、学术思想的考证与评论，探寻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人生经历、道德情操之间的联系；另一组是我的自传性文字，半数是应报刊或出版社之约撰写的。

第二辑“文学与文献”，又分五组，依次为文学、语言、文献、计算机文献检索、古籍丛书研究。

第三辑“书序与书评”，分三组，前两组是为友人著作写的序言和书评，后一组是为本人著述写的自序。

其实当年元月，他还应我所请，抱病写成了一篇有关“秋禾读书随笔三部曲”的长篇书评——《从〈秋禾书话〉到〈书房文影〉》，补排于该书第三辑之中。

这是一篇极有章法的有关我之读书随笔的评论，分为四章：第一章提纲挈领地依次介绍《秋禾书话》、《雁斋书灯录》和《书房文影》三部曲；第二章记述与我订交的过程，并借鉴“乐感”的定义发明了“书感”一说，提出，“敏锐的书感”是一个人“从事文献研究和书评写作的基础”；第三章分析我的读书历程，指出虚心向学、勤奋积累和文学修养，是“既有学术深度，又有书卷气和辞章美”的秋禾读书随笔自成一家的原因；第四章在进一步总结我的书评经验外，指出“有思辨力，才能写出优秀的读书随笔来”，而思辨力的源泉则是“学理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思考”。在这一章中，我想不到的他十分认同我在《书房文影》中所写有关评论老大学图书的一组文章，他举例赞扬的是我所评《老武大的故事》和《海上学人漫记》两文。

当然潘师在文末是不会忘记指出我因为“阅读不周”，以致在《读书之乐》一文中存有一处以讹传讹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学术界此前早已有过澄清之文发表。他要通过这个举例，告诫我“读书不可不慎”，而我则把他的的话解读为这样的金玉良言：“著书也不可不慎啊”。

潘老师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前，我曾请镇伟兄陪同，专程看望了闲住在女儿

家的师母。师母在谈话中痛心地说起：“阿广就是要求自家忒严格哉，写书的自我压力忒大哉，每天晚上睡觉的辰光忒少哉！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啊……”我闻言后颇为吃惊！

因为在场面上看到的潘老师，无论是到京城开会还是在苏州闲话，在哈尔滨讲课还是在长春开会，甚至2001年4月在南京北极阁的茶会……他从来都是一派洒脱自如的样子。真想不到在日常生活中，在电脑桌前的读写状态里，他竟是如此的苛己责己！

有的人也许认得了数十年，却还只是永远的认识而不熟识；有的人也许只是一篇文、一本书、一席谈，却就此由相识而相知，由知己知彼而终成知交知音。

我与潘师年差廿三载，地距百千里，却因书成缘，由书缘而缔学缘，由学缘而结人缘，终为世人百不一遇的忘年之交。于是在平淡苍白的世俗日子里，彼此平添了多少欢愉的精神因子！而平淡苍白且时有无聊泛起的人生，更因为有了读书作文、治学问难、人情世缘诸因素作用其间，而使人在精神欢愉之外，更多了一些人文的光华，进而得以超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而不可避免的一些本能局限和功利关系。这其实是上苍对寒窗冷凳苦读成才的读书人的偏顾，也是每一位读书人应当惜缘惜福的全部理由。

因此，在纪念潘师去世两周年的日子里，我由衷感念着他曾经给予我的关怀提携和赋予我的人生启迪。还记得1986年有一次他从苏州到北京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北京大学学海社的几位社友请他题词，他写道：

洞视八极，有师承而无门户之见；

博采众长，有胆识而无浮华之风。

回思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没有继续留在母校深造专业，而是不知天高不晓地厚地一步跨入了中国社会大学之“研究生院”，当时似乎四顾坦然，还有不少人生发展的道路可供选择……应该说，完全是得益于潘树广教授等师友对我的引领和提携，我才得以走上继续读书业余研学之路。由于当年岗位性质的决定，我得以在交往和请益中，切实感受和领悟到他们横溢于外的才华，完全不是源于什么“天赋”，而是来自于持之以恒的“积累”和孜孜以求的“勤奋”，而在人生许多具体方面，我正是博采并吸收了他们的经验，尽量接受并规避着他们的教训，才达到今日之境的。

总之，昔贤所谓的“良师益友”，我想大抵就是如潘树广教授这般的人士罢！

目录

语言文学篇

- 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能力培养问题 / 003
- 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方法 / 009
- 文学史料的层位 / 017
- 史料学与文学史料学 / 019
- 万历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 / 025
- 《烟霞小说》考 / 032
- 黄周星及其“佚曲” / 036
- 谈《镜花缘》 / 041
- 近代文学文献工作琐议 / 047
- 竹治贞夫及其楚辞研究 / 054
- 宾语前置歌诀 / 057
- 语言趣谈 / 060

文献学篇

- “大文献学”散论 / 073
- 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关于“大文献学”的思考 / 077

- 大学开设文献检索课确有必要,亦有可能 / 084
- 文献检索与语文研究 / 085
- 文科文献检索教材的更新问题 / 093
- 文献课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 / 096
- 全国高校文献检索课教材教法研讨培训班纪实 / 098
- 全国高校文科文献课建设调研报告 / 101
- 文科文献课的计算机检索教学问题 / 105
- 关于文献检索课悄然升温的思考 / 109
- 续修四库提要的四种版本 / 113
- 《历代职官表》与官制史料 / 116
- 丛书提要编撰与丛书研究考辨 / 122
- 试论独撰丛书 / 127
- 丛书杂考 / 132
- 梁启超与丛书
——为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而作 / 139
- 清代诗文别集目录述略 / 143
- 我国网上的“馆藏目录” / 149

辞书学篇

- 既在各科之外,又在各科之中
——谈《辞书研究》的一个特色 / 157
- 辞书学的绚丽园地
——介绍《辞书研究》 / 158
- 中国古代专科辞书漫话 / 160
- 《艺文类聚》概说 / 166
- 《针线》、《串珠》与辞书 / 174
- 蔡元培的辞书学理论与实践 / 179
- 辞书的使用和传播 / 185

- 辞书标引文献的功能 / 190
- 文献检索与辞书事业 / 194
- 论辞书用户教育 / 197
- 试论标引型清代人名辞典的编纂 / 201
- 史源学与辞书编纂 / 220
- 论工具书教材的结构体系 / 227
- 20 世纪的索引研究与编纂 / 230

编辑出版篇

让大学生学点编辑出版知识

——开设编辑工艺课的尝试 / 249

读《编辑记者一百人》 / 251

开明人,开明风

——读《我与开明》 / 253

出版家蒋风藻致叶昌炽手札的发现 / 255

蒋风藻的出版思想

——兼论出版思想史的研究 / 260

有关“校对”的若干史料

——兼论校对、校讎、校勘之异同 / 267

《中国百科年鉴》的人物资料

——兼谈《中国百科年鉴》的索引 / 270

年鉴的多功能性 / 272

《五对照检字手册》序 / 275

工具书的工具书

——《中国工具书大辞典》序 / 277

《中国工具书大辞典续编》序 / 282

《信息学导论》序 / 284

《实用计算机信息检索》序 / 286

《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评介 / 289

《唐宋词风格论》推介 / 292

散文艺术的可贵探索

——读《散文天地》 / 294

郁达夫研究的新突破

——谈《郁达夫评传》 / 296

藏书史研究的新成果

——喜读徐雁、谭华军的新著 / 298

打开经济学宝库的钥匙

——评《经济文献检索与利用》 / 300

赞《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 302

从《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说开去 / 304

诗化的江苏风物志,形象的地域小百科

——读《江苏竹枝词集》 / 308

电子书刊的检索功能

——兼评《中国出版年鉴》光盘 / 310

散文杂著篇

文物与人品 / 317

张衡的才与德 / 318

《吉林高校图书馆》创刊十周年刊庆寄语 / 319

书与序 / 320

《梦溪笔谈·采草药》的朴素辩证思想 / 322

顾炎武·统计方法·计算机 / 325

也谈“三重证据法” / 327

释“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 329

“葛婴攻鄆”辨 / 330

《甘薯疏序》的出处 / 331